

# 怀念方林成校长

□ 邱升阳

## 小木的第一个教师节

□ 朱耀照

那年的“秋老虎”特别厉害。九月的阳光，白晃晃的耀眼。

站在校园的东门，前面是一条植满法国梧桐的大道。大路北边是一排老旧房子，两层，黄土墙。南边是操场，然后是两幢三层墙白得像抹了一层糯米粉的新楼，再往南是高高的山。山脊、山坳，以至粗大些的柴木都历历可见。

这是小木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。初来乍到，小木内心异常沉闷。

小木对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好印象。那时教师地位低，很少娶到城镇户口的妻子。忙完了学校的事，他们就要急匆匆地回家干农活。有时挑了人粪尿或厩肥后，又急匆匆到教室上课。洗不掉的臭气不时散发开来，熏得同学们直呕吐。

“如是上大学后，还回来教书，那大学白上了。一辈子只能原地踏步，永远是孩儿王。”“见识颇广”的姐夫也曾这样说。

为此，填大学志愿时，小木尽量避开了师范学院。得知被农业大学录取，他还高兴了一阵子。可谁能想到，大学毕业后，还是回到学校，而且当的是农技校专业课教师。专业对口，让小木找不到理由拒绝。

渐渐地，在这所地理位置偏僻的学校里，小木认识了很多人。几名同事过早衰老，许多学生顽皮不听话。小木眉头紧锁，更加沉默寡言了。他整天期望着遇到一个贵人，帮助他离开学校，到其他单位去，就是厂矿企业、乡镇基层也无所谓。

转眼到了9月10日。

这天，校园里很是热闹，说是县里领导来学校慰问了。

低矮的大会堂里，全校师生济济一堂。县里分管教育的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座。会上，首先传达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制定的教师节的法规，接着是几名领导热情洋溢地讲话，强调了政府部门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，预言社会也将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。

“工作不在于前途、地位，而在于是否有意义。”校长最后的表态发言重重地撞击了小木的心。

这天，小木收到了很多学生的祝福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；自己班的，别人班的。渐渐地，他的脸上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，他感受到了不一般的暖意。

晚上，小木难以入眠，便用笔勾勾画画，写下题为《庆祝教师节》的几句简单文字：

你好 / 白云成群飘来 / 呈上一份份贺信  
你好 / 白溪水流热情奔来 / 送上一个个拥抱  
为你 / 连绵的南山 / 弯腰鞠躬 / 行注目礼  
为你 / 丛林里的小鸟 / 婉转高唱颂歌  
这是 / 一个平凡日子 / 却将载入史册

这个特殊的日子 / 展示 / 祖国美好未来的雏形  
周末回到家，见到姐夫，小木将国家设立教师节的事告诉了姐夫。姐夫很高兴，说：“国家那么重视教师。看来，你还是有前途的，好好干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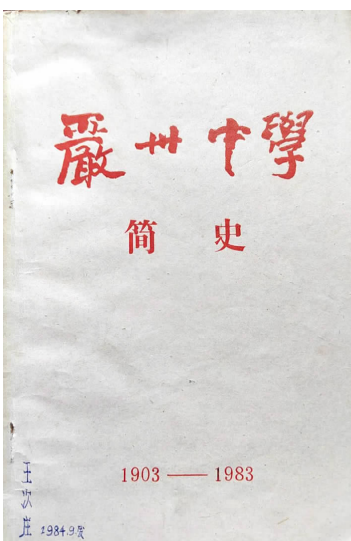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后，小木恋爱了，对象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漂亮姑娘，“媒人”便是教师节写的那首浅显幼稚的诗。

方校长写信。后来我工作时，方校长已退休在一所私立学校当校长，我也跟他写过信。一晃多年，失去了联系。两年前，从同学那拿到了方校长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我迫不及待地就给方校长打电话。电话是师母接的，说方校长不在家，而且说他有点耳背了，打电话不太容易听清。我想把自己的两本诗文集寄给他，告诉他我现在很好，还加入了省作协。后来不小心把方校长的电话号码弄丢了，自那时起便再次失去了联系。直到2022年8月15日，方校长驾鹤西去了，我都没有跟他通上电话，也再没有见到他。留下的，只有深深的遗憾和内疚。

方校长爱党爱国，奉献一生，淡泊名利，品德高尚。据和他共事过的老师讲，方校长轻财重义，凡是额外的奖金等都拿来交党费或帮助别人。他赋闲在新安江，每次坐公交车时，如果很挤，他就下车，把空位留给上班族。每年正月或教师节，有关领导去看望他，他都谢绝慰问金和慰问品。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

敬爱的严中老校长方林成离世一年多了，我一直想写点文字纪念他。我在严中就读时多蒙恩惠，在他去世的时候却因故没有去送他一程，内心深感内疚和遗憾。方校长已经88岁高龄了，故去本不算太意外，可我得知后却依然很难受。往事并不如烟，打开记忆的闸门，我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，方校长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1985年金秋开学，我被编入严中高（一）班，学校在醒目的位置贴出了征文比赛启事。我挥笔写了一篇《我的理想》，我在文中说自己有两个理想，一个是当老师，一个是当作家，不想竟获得了二等奖。方校长是教语文的，更是评委，我的作文他一定看到了。我们人手一册发到了方校长主编的《严州中学简史》，让我们对学校厚重的历史底蕴深感自豪。我们新生挤在阶梯教室里，听他的讲座。方校长不愧是语言大师、教育专家，他讲了商辂三元及第的故事、梅城在历史上的地位……语调抑扬顿挫，气场极富张力，我们听得血脉偾张，暗暗下决心不负韶华、不负母校。方校长喜欢把第二声读成第三声，并且拖音，如国家的国，听起来竟毫无违和感。

那时方校长还是副校长，

正校长是甘麒先生。1985年，学校成立“摇篮”文学社，我是第一批成员之一。第一期《摇篮》刊物上有方校长的一首七绝，其中有一句是“喜听摇篮咿呀声”，另三句我记不得了。1986年甘麒校长退休，方校长成为正校长。

我和方校长熟悉是缘于一起意外。1988年1月放寒假，班里三位同学撺掇我去三江口江里冬泳，我不假思索就跟着去了。江水寒冷刺骨，没过头顶，冻得牙齿咯咯发抖，我打了一个激灵，自此埋下了祸根。1988年春开学，我病了。我跑到方校长办公室胡言乱语、侃侃而谈。方校长不动声色，丝毫没有慌张，和颜悦色地跟我交流。后来方校长安排了一辆车，让党委书记蒋凤亮、班主任陈优帆、体育老师吴兆余送我回家休养。后来得知我住院，方校长跟我父亲说如果经济困难，医药费可以拿到学校报销。1988年9月，我复学了。方校长亲自带我到蒋一平班主任那里报到，他对蒋老师说：“我给你送来一个人才。”原来我1988年春写的征文《论保险》获得了省中学生征文三等奖。

1990年5月，我考上了杭师院外语系，那时我曾到方校长家中坐过，他很是热情地招待我。在大学里，我多次给



弘扬文明新风，建设美好家园

